

# 春节的腰鼓

□ 徐晓娟

我与腰鼓的两次结缘都是在春节。

我第一次见到腰鼓是在九岁那年的春节。那时，九十年代的小山村里，乡亲们已不再为衣食操心忧虑，便开始有了更多的精神追求。为了增加年味儿，村里除了红红火火的舞狮子、耍旱船之外，又特意让我们这群学生娃打腰鼓助兴。老师在全校过筛子般地挑拣出模样周正、看起来还算机灵聪慧的孩子编入腰鼓队学习和排练。我幸运地入选了，且被老师特意挑出来站在了队伍的最前排，当时颇觉荣耀，我也因此一度成了父亲的骄傲和谈资。

大年初一早上，吃罢饺子，村里人便都涌向学校东南角那块相对开阔平展的、被我们称之为“操场”的黄土地上看我们的表演了。小小的我们腰间斜挂着红艳艳的小鼓，双手紧握鼓槌，按着“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咚”的节奏左右开弓，挥臂击鼓，时而击边，时而击面，时而腾挪跳跃，热烈奔放；时而轻敲慢打，柔和灵巧。当变换队形向后转时，我的眼前只见鼓槌上的无数红绦漫飞，如翻涌不息的彤云，如跃动狂舞的火焰，那般耀眼，那般欢腾，那般热烈。人群仿佛也沸腾起来

了，男女老少的脸上都奔涌着欢笑的洪流，连小操场上飞扬的黄土都雀跃着欢舞的阳光。

随着老师一声哨响，我们的队形便快速有序地由方阵变换为长龙，在擂得震天响的两面大鼓一路引领下，走街串巷到村里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几户人家门口表演。观看的人潮簇拥着我们的队伍也随之涌来，一时之间，那些人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每到一户，主人都掩不住那满脸的自豪与欢喜，慷慨地把红枣、花生、瓜子、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大把大把地撒向人群。小半天儿下来，我们这群娃娃的口袋里便塞得鼓鼓囊囊，只待表演结束，便可以酣畅淋漓地享用那满满一口袋的甜蜜了。

那是我记忆里最热闹的一个春节了。

第二年，我便离开了腰鼓队，因为我考上了镇里的重点初中。大年初一，长龙般的腰鼓队便浩浩荡荡地停在了我家门口，村里给考上镇重点初中的学生每人奖励五十元，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家中。

我的心激动地狂跳着，如那一波一波震荡着的鼓面，看这支我已不在其中的腰鼓队舞出了更多的新花样：他们时而俯

下身体，像蓄势的弦弓；时而奋力跳跃，如飞掠的流星；时而穿插变幻，如戏水的游龙。激越的鼓声演绎着蓬勃的生命，飞扬的红绸传递着欢腾的喜悦，铿锵的鼓点撞击着我稚嫩的心，紧握在我手心里的五十元钱早已被汗水濡湿了，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啻于一笔巨款，更是一份无上的荣光。

我遵照父亲的指示，站在我家门口突起的土坎子上念了一段自己写的文字，表达了对父老乡亲诚挚的谢意和奋斗的决心。母亲也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簸箕糖果端出来，大把大把撒向人群，由着小孩子们一通疯抢。大人们都围着父亲啧啧地夸赞着我，说我将来必有出息。

后来，我从镇上的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与我同时考上重点初中的另两位同学后来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再后来考上了大学，我们都成了乡亲们口中的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一晃眼，三十年过去了，重回老家，站在母校门口远远望进去，当年那一片我们打过腰鼓的黄土地上早已挺立着一栋崭新高大的教学楼。仰望，明净的窗上有阳光在欢舞，耳畔依稀还是当年欢腾激越的鼓点和乡亲们的笑语喧喧……

## 家风故事

## 永远的印记

□ 王元凯

1973年，10元钱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大钱，一张大团结在人们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地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妈妈让我到大队代销点买东西，给了我一张大团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钱，心里又激动又害怕。

去代销点的路很难走，要下一个大坡，路很窄，一边是深沟，我们叫王沟，翻过去沟，再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一路上，我把钱紧紧攥在手中，生怕它飞了。

我穿着棉衣棉裤，走路很笨，下坡时，稍不留神就滑到了，顺着坡往下溜，吓得我心惊肉跳。当时买的是盐还是啥东西也记不清楚了。回来时，蹦蹦跳跳，心里很高兴，虽然冻得直流鼻涕。

到家了，把东西交给妈妈。妈妈问：“找回的钱呢？”我一摸口袋，顿时吓傻了，钱没了，不知所措地哇哇大哭。

此时，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她说：“别哭别哭，想想是咋回事，赶紧回去找找。”妈妈带着我很快走进大风大雪中。

下了大坡，钱竟然还在那里！我像海娃又发现了鸡毛信一样，赶紧捡起来，破涕为笑。

宽容和善良是妈妈留给我永远的印记。

妈妈姊妹三人，大姨和舅舅都在外地工作，照顾外爷和外婆的重任就落在了妈妈身上。外婆在五十多岁时，患眼病，因无钱医治，双目失明。因此，两位老人更需要妈妈。

到外婆家有十几里地。有十几年的时间，妈妈每周都要去外婆家，在我的记忆里，去外婆家好好好累。

外爷去世后，外婆才接到我们家生活。妈妈精心照料，外婆成为偃师市第一长寿老人，104岁，还上了电视。

伺候外婆，妈妈没有一句怨言，默默付出，她用宽容和善良滋养着老人和孩子。

妈妈乐善好施，尽管我们家也很穷，但她总是尽可能接济左邻右舍更苦的老人。我们带回去的点心，买给她穿的衣服，她总会给他们送去一些。

后来，善良也在我的身上生根发芽。买菜时，总会到那些年纪大的菜农摊上，不搞价多买一些，甚至零钱也不要了。扶贫时，力所能及的给帮扶对象一些捐助，发自内心的帮助贫困村做一些工作。

善良和宽容是世界上最美的爱，将在我们家一代一代传下去！

## 诗作

## 放胡归山

——闻胡忠阳归洛戏作

□ 百定安

复兴号把胡忠阳率回洛阳。  
下车时  
一地熟语。夕阳有无  
山都要落了。  
我猜那背着包袱的人  
从人群里埋头往家走。  
灯火璀璨  
把他染成个金人。

我说，放胡归山了。  
胡子贼笑。

一条河流过龙门，流过万佛  
也流过我们的村子。  
都说  
那是听祥的佳处。  
他千里迢迢  
只为寻访  
庄子里八十岁的庄子  
和他的无量寿佛。

老胡啊，骨头敲着骨头  
声音清脆吧  
两棵老树，足够你靠上  
十天半月。  
喝酒前，要先扭过头  
抹掉纵横的老泪  
然后抱腰般沉默着

跟老父亲一起伸手烤火  
给老母亲半夜暖足

## 梅

□ 卫宏胤

新红一朵出高墙，村女欣欣看盛妆。  
严雪谁曾恨寒日，北风我自报春光。  
好文诗客最高品，畏冷蝶蜂难逐香。  
不用东君多护爱，野坡岁岁淡枝芳。

## 乡村变迁

## 乡村春节话变迁

□ 陈晓辉

曾经，乡村的春节像一首起承转合的诗，写在岁月的春联上。

写春联是村庄的一件大事。一张张大红纸，像给村庄穿了一件新衣裳，把冬天里灰色沉静的小村庄打扮得喜气洋洋。“过年了，人都穿新衣裳，也该给院子穿新衣了！”奶奶一边找红纸，一边这样自言自语。

小时候，村里会写春联的人不多，我老爷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年写春联的时候，就是我老奶最得意的时候。来我家求春联的人络绎不绝，小院子里常常挤满了人。不但有本村的，就连外村也有人提着豆腐、鸡蛋来到我家，请老爷写春联。

那几天，老奶总是一大早就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了桌椅墨汁，再吩咐父亲点一个火盆放在旁边——这时候老爷往桌子前一坐，真的有点儿“大老爷”的气派。

求春联的人一个个来到我家，先跟老奶打过招呼，放下豆腐或者鸡蛋作为“润笔”，老奶就会“拒绝”：“写几个字又不费力气，拿东西干啥！”当然老奶从没有拒绝成功过，因为村里的“礼数”在那里摆着呢。

老奶收了“礼数”，来人才到老爷的桌子前。老爷提笔蘸墨，略微沉吟一下开始下笔。老爷写的大多是些老春联，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这样的春联是往大门上贴的。

老爷还会根据来人的家庭人口情况，写出不同的春联。剩下一些小小的红纸块也不会浪费，写几张“满院春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让他们贴在院子里、粮仓上、猪圈旁……

乡村人没有排队的习惯，就围着火盆聊天、烤红薯，聊年成、聊孩子、聊鸡鸭……小孩子拿着红薯跑来跑去，再扔几个小炮仗，整个小院子里热热闹闹，春节的气氛蒸蒸日上，浓得像酒。

虽然小院并不寂静，笑语连连，鞭炮声不绝，但此情此景，居然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味道，那份美好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安稳妥帖的。

前些日子回老家，见小镇上也有了超市，采购的人流熙熙攘攘。不少人学会了网购，快递点前，不停有人取走大包小包的年货。旁边有个志愿者服务站，七八名书法爱好者，免费为人写春联。我看见有位老人家，照着书本挑来挑去，最后写了副：“祖国山河好，人民岁月新。”

村里新盖起了很多二层小楼，大门两边，胶带粘贴的，大多还是印制金字的红春联。

现在的春节，像一首旋律欢快的歌，在岁月里奏响。而那些存在过的，总有些东西沉淀在心底，无法轻易抹去，比如童年炸响的鞭炮，比如那个写春联的小院，比如那个提着豆腐请老人写春联的小村庄，比如漫天雪花下静静燃烧的火红的春联……

岁月变迁。春节，从一首诗渡成了一首歌。

## 心香一缕

## 人生最美是心安

□ 曹会智

幸福其实很简单，干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一种幸福。只是，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没有资金，没有人脉，没有阅历，需要拼命挣钱，往往难得有时间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人过五十，一个人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也基本理顺了，同时也多多少少积攒了一点资金和人脉，有了很多人生的感悟。除了继续工作，不留遗憾之外，应该适当考虑过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多一些快乐。

我有一个舅舅，他退休后曾经在别的企业里干过，但后来不干了，因为他想开了。他喜欢自己的家庭，尤其喜欢自己的两个孙女，每次见面都会提及。舅舅老家的房子要拆迁，拆迁是啥政策，安置到哪里？我问舅舅，舅舅竟然丝毫不在意，一点也不想过问，貌似与他完全无关。

舅舅这个态度，让我非常佩服。他很超脱，他知道，他再操心也改变不了什么，还会使增烦恼，所以他就顺其自然，听天由命。现在，舅舅在安置小区选了房子，也装修好，已在里面安居。今年春节，本来他要在家过年的，但表弟那边需要他，给他买好了飞机票，他和我父母几个老姐妹们提前约好吃了一顿饭，坐着飞机就飞南方走了。

前几年，女儿买房子需要装修，让我参与，发表意见，我坚辞，完全放手不管。结果，女儿他们的房子装修得挺好，比我想象的好许多。孩子的房子孩子住，他们满意就是最好的。

现在，除了把工作做好，我需要坚持锻炼身体。身体是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自己身体好，才能给家里做贡献，不给家庭添累赘。业余时间，坚持写点文字，一支拙笔写洛阳。再者就是抽空多回家，多陪陪父母，陪着女儿的大宝二宝成长。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做着做着就放弃了。有些人做事，可以选择，学会取舍，有的人可以主动远离，有些事可以不管，少操心、少惹人不愉快。我们的生活，不能让垃圾人和破烂事影响自己的心境，一定要让自己多一些愉悦，少一些麻烦。

人生最美是心安。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用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好好地活，此生便无遗憾。



绿月溪

安锋摄于洛阳师范学院

## 美食

## 红烧肉

□ 周浩然

我老家在万安山下的寇店村，村落间的新春习俗、风土人情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过年前几天，奶奶和妈妈在家中搭起灶台，搁上大油锅，开始炸油条、丸子、红薯丝儿、萝卜丝儿、焦片儿、带鱼……就是我们这儿常说的“搁锅”。每到这一天，便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可以在我们那胡子里挨家挨户地去“蹭”各种好吃的：大伯家，得叔家，杏娘家……最让我难忘的就属大伯家的红烧肉了。

大伯是个下厨师傅，常年在外打工，每年腊月初，他就早早返回家中，张罗着“过年”。到了搁锅这一天，大伯就格外忙碌。

一大早，大伯大娘拿出两个“大煤火”，一个搁上油锅，另一个搁上蒸锅。我呢，早已在大伯家守候着美味啦！

大伯将发好的面揉开，切成一个个长条状，将两个长条上下叠放后，用蘸了油的筷子在长条中间压一下，再稍稍擀平，然后快速用双手托起，两头一拽，从油锅一端下入。油条刚进去就沉底了，一会儿功夫又浮起来，周边裹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泡泡。两面

## 闲情偶寄

寒冬腊月，朔风劲吹，往年，数九寒天的季节，人都猫冬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伊滨区一马平川，冬天四野空旷寂寥，西北风刮个不停，冬天冷得出奇。我那时候正上小学年纪，整天是跟着大孩子满街疯跑着玩。农村河滩杂树多，柴火不愁找，冬天在外面都是找片避风的地方，用秸秆拢起一堆火，人们围着取暖。春节走亲戚在家里就是弄个树杈烤火取暖，烤火的人聚堆聊天拉家常。

家里晚上睡觉屋里很冷，农村盖房高大宽敞，好多房子还是土坯瓦房，要盖很厚的被子，用煤火一不小心就会煤气中毒。我小弟第五岁时就遇到过过中煤毒。那时我们一家挤住在厦子屋，冬天靠蜂窝煤火取暖，也没有安烟囱。妈妈侍弄煤火很小心，入睡前要把煤火封严实。后半夜，妈妈叫弟弟起床撒尿，却怎么也叫不醒他。我也感觉头晕晕的。是不是煤气中毒了？这可吓坏了我们。那时爸爸在洛阳上班，身边没有大人帮助，妈妈吓得直哭，赶紧把弟弟用小被子包住抱到院子里。我

又喊来邻居奶奶来帮忙，弟弟才慢慢睁开了眼，终于化险为夷。

煤火不安全，天又太冷，怎么办？农村人智慧广，用土办法就解决这个难题。妈妈就找来几个输液用的玻璃瓶，灌上热水，再把橡皮盖塞进去，又翻下来外面的一圈套好，就塞得严严实实，滴水不露了。睡觉之前放到被窝里，盖严实，取暖效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年龄小，入睡的时候钻到被窝里，暖水瓶热乎乎的。孩子们淘气，脚蹬着热水瓶滚来滚去很好玩。这瓶子是葡萄糖注射液的药瓶，瓶子很结实耐用，青白色的玻璃，冬季能美美地用上一冬天，早晨把暖瓶的水倒出来还可以洗脸。这也是很多人家常用的方法。

现在取暖的方式太多了，空调、油汀、电暖，干净整洁的能源已进入千家万户，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好多人都搬进了楼房，用上了暖气，温度一直在20多度，仿佛春天一般。室内绿植葱绿，窗外蓝天白云。天寒地冻的日子，咱伊滨人也过得格外惬意。

